

# 日本所見清末浙江乍浦沈筠相關 史料略說

石 曉軍

## (一) 引言

眾所周知，有關清末浙江乍浦詩人沈筠（字實甫，號浪仙，1802-1862）的日本研究及其與幕末日本文人的交遊問題，歷來由於史料欠缺等多方面的原因，其長期基本上處於被塵封的狀態。幾年前，筆者因偶然的機緣涉足於這一問題，從不同的側面就此進行了一些初步考察，廓清了若干史實，並基於沈筠對於日本漢學界的關注及研究要早於俞樾二十餘年，同時加之沈筠有關日本的著述不僅數量很大（單行本至少有八種），並且還大量參閱了同時代日本文人的著述（服部南郭《大東世語》、岩垣松苗《國史略》）等因素，指出沈筠堪稱為清末中國研究日本的先驅者之一<sup>1</sup>。意在拋磚引玉，希望引起更多的學人關注研究這一問題。

然而，由於沈筠自身的著述大都被毀或散佚，留存至今的相關資料很少<sup>2</sup>，給研究的展開帶來了很大的障礙。目前研究這一問題主要憑藉日本方面保存的一些有關沈筠的零星史料。日本現存的史料多散見於一些地方鄉土典籍文獻之中，此外還包括一些公私收藏的屏風、碑刻等實物資料。然而迄今為止未見任何系統的整理介紹，有鑑於此，本文擬以散見於日本各處的沈筠相關史料，加之筆者近年新發現的一些實物資料為中心，對目前所知的日本方面殘存的沈筠相關史料做一綜合性考述，希冀有助於推動對此問題的進一步研究。

## (二) 幕末明治日本出版物中的沈筠

### 1. 東傳日本的沈筠著述及其日本鈔本

通過筆者以前對沈筠生平事蹟的考察可知，沈筠一生著述等身，在個人詩文創作、介紹研究日本問題（包括收集整理編纂日本漢詩集）、編纂乍浦鄉賢詩文集

以及地方史志、編寫尺牘對聯寫作範本等各種實用書籍等幾個方面，包括已經未刊稿本在內，共完成各種著述計五十七種，總卷數共計二百二十四卷<sup>3</sup>。然而不幸的是其幾乎所有的著述都毀於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天國攻陷乍浦等地的戰火之中，僅有《守經堂詩集》十卷（光緒九年刻本）等個別著述存世<sup>4</sup>。所幸應幕末日本方面的需求，沈筠編纂並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四月於乍浦刊行的《乍浦集詠》十六卷（一帙四冊）於出版當年年底便被商船運至日本。輸入日本的二十四套《乍浦集詠》分別流入江戶幕府、藩主以及一些文化人手中，據現有史料來看，當時至少御文庫、昌平坂學問所、老中阿部伊勢守、牧野備前守、若年寄本多越中守、本莊安藝守、酒井右京亮等購買了此書<sup>5</sup>。目前收藏於日本各大圖書館的道光二十六年刊本《乍浦集詠》共有七部<sup>6</sup>，估計應該都是屬於當時輸入的原書。

不僅沈筠的《乍浦集詠》在刊行的當年年末就傳到了日本，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隨即出現了若干種關於《乍浦集詠》的抄本或日節選本。先是日本的嘉永元年（1848）由植物學者伊藤圭介（1803-1901）抄錄的《乍川記事詩》上下卷（二冊，伊藤氏花繞書屋刊本）<sup>7</sup>。其後嘉永二年（1849）又有漢詩人橫山卷（即小野湖山，1814-1910）抄錄並刊行的《乍浦集詠鈔》（四卷二冊，江戶遊焉吟社刊本）<sup>8</sup>；此外還有幕府御家人向山誠齋抄錄的《乍浦集詠》（收入向山誠齋《戊申雜綴》卷二十五<sup>9</sup>。在上述這些鈔本的序跋題辭等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幕末日本文人對沈筠是書的評價，試舉例如下：

小野湖山（橫山卷，1814-1910）在上述《乍浦集詠鈔》的序文中寫道（參見【圖1】）：

余嘗謂詩之與史本無二道也。（中略）且夫史之記事，或有所諱避，而詩則多出於感激悲憤之餘，而言之者可以無罪矣是以雖均記治亂興敗之迹，固有不暇諱避者，而亦不必諱避也。故其闡幽顯微，往往有勝於史乘者焉。頃者余得清人沈筠所編《乍浦集詠》讀之，山川之勝，風土之美，歷歷可觀。而縷陳壬寅庚夷擾亂之事，毫無所諱避，意亦作者感激悲憤，不能自己而然耶。余暇日抄出為一編，編中所載，雖屬區區一乍浦，然沿海萬里之事，滿清闔國之政，皆可以推測而概見焉。豈非所謂闡幽顯微有勝於史乘者耶。（下略）[3] 卷首

賴山陽次子賴支峰（賴復，1823-1889）在《乍浦集詠鈔》跋文中亦說：

余喜讀清沈筠所編《乍浦集詠》，而深憎英夷之猖獗也。當時彼土騷人詞客，或目擊其變，悲憤之餘發諸吟詠，悲壯淋漓。亂離顛沛之狀，極為詳

悉，使讀者欲泣欲哭，真可謂詩史矣。（中略）且舒公（小野湖山字舒公—引者註）鈔出之意，不特其詩可喜與其事可哀而已也。必有大關於時事而然爾。

（中略）故讀此諸篇者，庶幾亦可以知所戒矣。而不宜使我邦騷人詞客萬有是等諸篇也。（下略）[3] 卷末

從上引小野湖山和賴支峰的序跋文字中不難看出，沈筠及其《乍浦集詠》在幕末的日本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以及高度評價，他們認為其“闡幽顯微有勝於史乘”，將其稱讚為“詩史”，認為可以由此而窺整個清朝之大勢，並且強調沈筠此書最重要的是可以為日本提供很好的借鑒。上述對沈筠及其著作的評價可以說代表了當時日本朝野的一種總體認識，在《乍浦集詠鈔》卷首漢詩人大沼枕山（1818-1891）、官僚文人鷲津毅堂（1825-1882）等人的題辭、題詩中也可以見到類似的看法。

## 2. 山田梅村《吾愛吾廬詩》（全六卷）

沈筠與同時代的許多日本漢詩人保持著交流關係，從保存下來的史料層面來看，其中又以沈筠與幕末高松藩漢詩人山田梅村（1816-1881）之間的交往最為密切。

慶應二年（1866）刊行（小田園刻本，江戶文苑閣）的山田梅村的漢詩集《吾愛吾廬詩》第一稿（卷一、卷二）由沈筠點評，幾乎在山田梅村的每首詩之後都有沈筠的點評文字。

例如《吾愛吾廬詩》卷一〈夏雨山中〉五言詩後沈筠評點說：“沈浪仙云，居山不見山，五字獨有千古。錄入《海上叢談》”；〈蘆洲夜泊〉七言詩後作：“沈浪仙云，有情有景，詩錄入《海上叢談》”；卷二〈江村雜詠二首〉五言詩後作“沈浪仙云，真景如畫，錄入《海上叢談》中”，〈夏日遊山寺〉五言詩後作“沈浪仙云，已錄入《海上叢談》”；卷二〈夢遊唐館〉五言長詩後作“沈浪仙云，層巒疊嶂，蹊徑幽深。此詩錄入拙選《滄海珠編》中”，……等等。

也就是說，沈筠不僅點評，還表示要把上述山田梅村之詩收入自己計劃編纂的日本漢詩選集《海上叢談》、《滄海珠編》之中。

此外，《吾愛吾廬詩》第二稿（卷三、卷四）還收錄了山田梅村與沈筠之間的酬唱詩。卷三第十一葉至第十二葉除了收錄山田梅村《酬沈浪仙見寄》以外，還有沈筠的原詩。茲將沈筠原詩照錄如下：

錦軸遙傳自大東，七千里外姓名通。  
照情兩地懸天鏡，飛夢雙橋駕彩虹。  
仙蠹化來書脫障，渴龍躍處筆摩空。  
憐君鍾得扶桑秀，秋實春華冠國風。

自註云，時輯《大東詩錄》，君詩為冠。[5] 卷三 11-12

由此可見，沈筠當時還正在編纂《大東詩錄》一書，並表示準備將山田梅村的上述詩置於《大東詩錄》的卷首。

關於當時沈筠收集整理編纂日本漢詩選集的情況，山田梅村在《沈浪仙輯詩圖賦應其囑》（卷四第四葉）一詩的最後談到沈筠的著述時，明確說道：

《乍浦集詠》載我邦人詩，又有《滄海珠編》、《大東詩錄》、《海上叢談》之著。[5] 卷四 4

通過上述《吾愛吾廬詩》中所見到的沈筠對山田梅村詩的點評以及沈筠與山田梅村之間的酬唱詩可知，沈筠至少曾經編纂或計劃編纂過《海上叢談》、《滄海珠編》、《大東詩錄》等日本漢詩選集。上述這些史料都堪稱是探討沈筠與幕末日本詩人關係的珍貴史料<sup>10</sup>。

除此之外，《吾愛吾廬詩》卷首還收錄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沈筠的題辭以及詩文（第一葉至第四葉）。管見所及，《吾愛吾廬詩》卷首署名“平湖沈筠拜草”的這一題辭題詩（參見【圖 2】），乃是目前僅見的沈筠墨跡，彌足珍貴。

另外，在《吾愛吾廬詩》第二稿（卷三、卷四）卷首題辭之中，還收錄了沈筠的同鄉王峻明（字克三）的題辭，其云：

友人沈浪仙因避亂至申江，去年秋間病故。一生著作盡付兵燹，深為嘆惜。特此附聞。癸亥七月 [5] 卷三 1

正是根據這條史料，我們才得以確定沈筠乃同治二年（1862）七月病逝於上海<sup>11</sup>。



### 3. 河野鐵兜《鐵兜遺稿》(全三卷)

除了高松藩的山田梅村之外，另一位與沈筠有著密切交往的人是幕末播磨地區林田藩(今兵庫縣姬路市)漢詩人河野鐵兜(1825-1867)。因而在河野鐵兜相關文獻中也保存了一些有關沈筠的資料。

河野鐵兜英年早逝，其遺稿集《鐵兜遺稿》(全三卷)直到其去世三十二年之後的明治32年(1899年)才由其子河野天瑞整理編輯出版(白鷗樓刊)。在《鐵兜遺稿》中有兩處涉及沈筠的史料。

其一是上卷第六十二葉收錄的河野鐵兜的七言律詩《讀先得月樓遺稿》。該詩是河野鐵兜關於沈筠之母朱蘭詩集《先得月樓遺詩》的讀後感，詩中既抒發了河野鐵兜對沈母含辛茹苦將沈筠教育培養成人的敬意，末句“東海諸生識令郎”更是點出了沈筠在幕末日本的影響。其云：

質衣賣繡半供姑，當代淑儀推女儒。  
夜月有懷迷地下，春風無主向堂隅。  
鴛鴦不上全機錦，咳唾翻成一集珠。  
好把殘毫傳美事，為君畫出課兒圖。  
空賦新詩寄斷腸，瓣香珍重帶經堂。  
破廚春雨晨炊冷，殘壁秋燈夜讀長。  
不道亡人無福祿，但期孤子有文章。  
應須含笑歸深土，東海諸生識令郎。[6] 上卷三 62

其二是《鐵兜遺稿》下卷第六十六葉收錄的沈筠寫給河野鐵兜的一首七律(參見【圖3】)，該詩以及詩序高度評價了河野鐵兜計劃編選日本漢詩全集的宏大計劃，抒發了兩人之間的交誼。其云：

秀野越先生書來，知手輯貴邦詩綜千餘卷，以雲濤萬里未得同商為憾。更示大著，讀竟題後，以誌傾倒。 沈筠 清國  
霞邊想像選樓高，撰述頻年不憚勞。  
七道文章供月旦，一時壇坫主風騷。  
古今談藝天無外，湖海論交氣自豪。  
有願扶桑同濯足，與君吟嘯策靈鼇。[6] 下卷 66

《鐵兜遺稿》中的上述兩首詩堪稱是沈筠與日本文人關係的重要史料，然而

迄今為止，這兩條史料卻完全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筆者之前曾就其進行過一些初步的研究討論<sup>12</sup>，請一併參閱。

### （三）新史料《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鐵兜筆六曲屏風》

《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鐵兜筆六曲屏風》（參見【圖 4】）是筆者於 2012 年秋發現的一件新史料。其為幕末漢詩人、播磨國林田藩藩校敬業堂教授河野鐵兜書寫的一幅行草作品。長期以來因不了解其具體內容，該屏風一直被束之高閣，沒有任何研究。

筆者經過考察，確認該屏風內容乃是清末中國浙江省平湖縣乍浦的文人沈筠寫的一首長詩。屏風文字由五十六句七言詩加款識文字構成，全文共計 443 字。此外還有三方鈐印。全詩涉及到日本漢學的發展變遷以及沈筠與日本漢詩人的交遊等多方面的內容。

該詩由沈筠同時寄給了日向（今宮崎縣）的漢詩人落合雙石（1785-1868）、豐後（今大分縣）的漢詩人廣瀨淡窗（1782-1856）、劉石秋（1796-1869）<sup>13</sup>、以及播磨的河野鐵兜（1825-1867）<sup>14</sup>。河野鐵兜在去世前兩個月的 1866 年 11 月將沈筠的這首長詩書寫於該屏風之上，並傳存至今。

該屏風不僅揭示了之前從未為人所道及的河野鐵兜與沈筠之間的交誼，而且反映了沈筠與當時諸多日本漢學家的交流情況，以及沈氏對於日本漢學乃至日本歷史文化的瞭解程度。因而該屏風無論對於研究河野鐵兜、沈筠，還是研究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中日文人交流均具有重要意義，堪稱填補空白的珍貴史料。

關於這件屏風的具體釋文以及具體內容的考證，筆者已先後在前面提到了拙稿 [8] 以及最近發表的另一篇拙稿 [9] 中都有過比較詳細的介紹與討論，這裡不再重複，請一併參照。

### （四）新史料《谷口與鹿墓誌》

《谷口與鹿墓誌》（參見【圖 5】）是筆者新近發現的有關沈筠與幕末日本之關係的又一件史料。

該墓誌的主人是江戶時代晚期東山道飛驒地區（今岐阜縣北部高山市一帶）的著名木雕家谷口與鹿（1822-1864）。谷口與鹿名宗成、字玄機，別號與六、與鹿、與麓、無醒。以擅長雕刻“まつり”用的“山車”即花車臺閣四周的木雕而

## 日本所見清末浙江乍浦沈筠相關史料略說

著稱於世。作為江戶時代後期飛驒名匠的代表人物，谷口與鹿留下了大量木雕作品，其代表作尤以高山市的“高山祭”（2016年12月“高山祭”被登錄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無形文化遺產”）的花車臺閣“麒麟台”之“唐子群遊”雕像以及“惠比壽台”的“長手長足”雕像最為著名。谷口與鹿後因成為攝津伊丹造酒商的食客而移居伊丹，元治元年（1864）甲子九月二十三日病逝於伊丹，享年43歲<sup>15</sup>。其後由伊丹諸友合資將其葬在了位於兵庫縣伊丹市中央町的曹洞宗墨染寺內墓地<sup>16</sup>。

筆者最近調查了墨染寺墓地的谷口與鹿墓。其墓碑呈印鈕型，高約60cm（基座部約30cm，上部印鈕部約30cm，幅約15~20cm），印鈕部正面隸書墓碑名：“谷口與鹿墓”，背面以及右面楷書碑文由幕末儒者、1838年出任伊丹鄉校“明倫堂”初代教頭的橋本通（橋本香坡，字大路、號靜庵，1809-1865）<sup>17</sup>撰寫。碑文自背面右側始，背面9行，右面7行，共計16行。

在其背面文字之中，寫有谷口與鹿雕刻的“竹根浮龜及梅花印鈕”受到了“乍浦文士沈浪仙”的高度讚賞，沈氏並特意“為賦長篇詩盛稱其技”等相關內容。

《谷口與鹿墓誌》中的記載反映出，沈筠不僅與幕末日本的漢詩人過從甚密，而且與當時的能工巧匠之間也有着廣泛的交遊，堪稱珍貴的史料。關於《谷口與鹿墓誌》的全文，筆者亦在前述近作<sup>18</sup>中有過具體介紹，此處不再贅辭。

### （五）餘論及小結

除了以上所介紹的日本各地所見沈筠相關史料之外，據龜田一邦氏的調查，在幕末長崎漢詩人諸如大友遠霞（1799-1843）、福地苟庵（1795-1862）、山本淡齋（1801-1867）等人相關資料之中，也可以見到一些與沈筠有關的零星記載[10]。

綜上所述可知，由於沈筠編《乍浦集詠》出版後旋即傳入幕末日本各地，當時在日本，從幕府官員、各藩藩主、到以漢詩人為首的各地文人墨客似乎都不同程度地知道沈筠之名。不僅如此，僅就上述幾種史料來看，可知沈筠與當時諸多日本文人之間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各種交遊關係。

就其交遊的範圍以及涉及的人物而言，正如播磨漢詩人河野鐵兜在悼念沈筠亡母朱蘭的七言律詩《讀先得月樓遺稿》中所說的“東海諸生識令郎”那樣，從長崎的漢詩人大友遠霞、福地苟庵、山本淡齋，到日向（宮崎縣）的漢詩人落合雙石、豐後（大分縣）的漢詩人廣瀨淡窗、劉石秋，高松（香川縣）的漢詩人山田梅村、播磨（兵庫縣姬路市）的漢詩人河野鐵兜等“東海諸生”都與沈筠保持著密



切的交往關係。不僅如此，京都的漢詩人賴復、近江（滋賀縣）的漢詩人小野湖山、尾張（名古屋）的植物學者伊藤圭介以及向山誠齋等江戶幕府的官員，甚至飛驒地區（岐阜縣高山市）的名匠谷口與鹿也都與沈筠有著不同程度的交集。

若是將上述地點用一條線串聯起來的話，我們可以發現，沈筠與幕末日本文人之間，似乎存在着一個以西日本的漢詩人為中心，並輻射至中部以及東部日本的交流網絡。應該說，這是沈筠從事日本漢詩研究的主要資源和背景，正是由於這一跨國文化交流網的存在，沈筠才能能夠順利整理編纂出多種日本漢詩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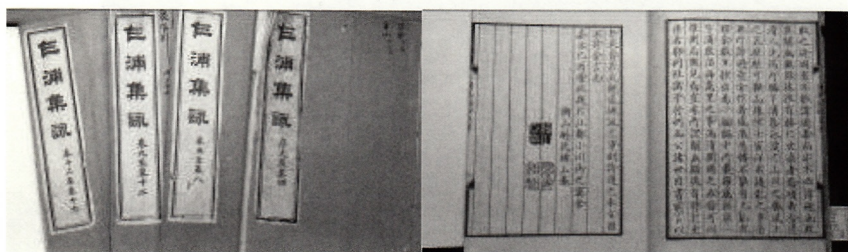
### 【主要參考文獻】

- [1] 清沈筠編《乍浦集詠》，道光二十六年（1846）刊十六卷（一帙四冊）本。
- [2] 清沈筠編，日本伊藤圭介抄錄《乍川記事詩》，嘉永元年（1848）伊藤氏花繞書屋刊二卷二冊本。
- [3] 清沈筠編，日本橫山卷（小野湖山）抄錄《乍浦集詠鈔》，嘉永二年（1849）江戶遊焉吟社刊四卷二冊本。
- [4] 清沈筠編，日本向山誠齋抄錄《乍浦集詠》，向山誠齋《戊申雜綴》卷二十五收錄。大口勇次郎監修，針谷武志編《向山誠齋雜記》之《嘉永·安政篇》第三卷 307-331 頁，ゆまに書房，2001 年。
- [5] 小田園主人（山田梅村）《吾愛吾廬詩》，慶應二年（1866）小田園刻，江戶文苑閣發兌六卷本。
- [6] 河野鐵兜《鐵兜遺稿》，明治 32 年（1899 年）白鷗樓刊三卷本。
- [7] 徳田武《山田梅村と沈筠・賀鏡湖・王克三》，載同氏《近世日中文人交流史の研究》，研文出版，2004 年。
- [8] 石曉軍《河野鉄兜と沈浪仙（沈筠）の交遊に関する新史料—「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鉄兜筆行草六曲屏風」考》，《姫路獨協大學外國語學部紀要》第 26 號，2013 年 3 月。
- [9] 石曉軍《清末浙江文人沈筠與幕末日本—新史料二題》，《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 10 號，關西大学大学院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2017 年 3 月。
- [10] 亀田一邦《沈浪仙の和詩収集と長崎文人—福地苟庵《蕉稿》とその周辺》，載同氏《幕末防長儒医の研究》，知泉書館，200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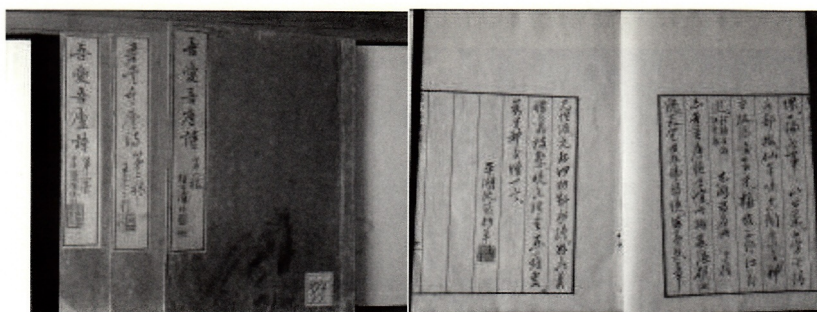
（本稿の主旨は、2016 年 11 月 19 日に中国の杭州で開催された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近代中国と東アジア—新史料と新視点」において口頭発表を行っ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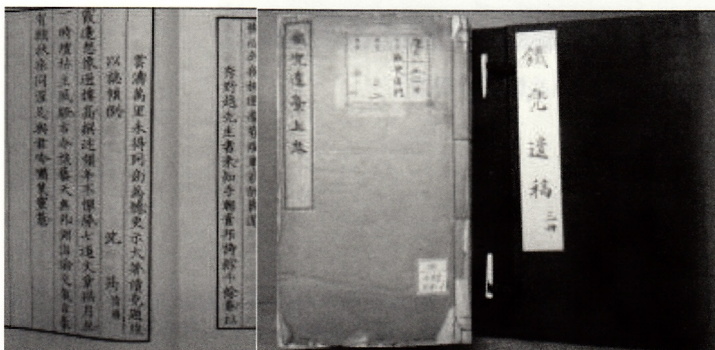
【圖版】



【圖 1】左：沈筠《乍浦集詠》16 卷 4 冊 右：小野湖山《乍浦集詠鈔》序



【圖 2】左：山田梅村《吾愛吾廬詩》3 冊 右：《吾愛吾廬詩》卷首沈筠題辭



【圖 3】左：河野鐵兜《鐵兜遺稿》收載的沈筠詩 右：《鐵兜遺稿》（全三冊）



【圖 4】《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鐵兜筆六曲屏風》（兵庫縣姫路市）



【圖 5】《谷口與鹿墓誌》（兵庫縣伊丹市）

### 【註釋】

- <sup>1</sup> 2012年筆者曾經參與了所在大學的一個有關幕末日本播磨地區文教事業的共同研究課題。在調查播磨地區鄉賢史料時，筆者偶然發現了一件有關沈筠的新史料。以此為契機，筆者近年陸續撰述了下列幾篇論文，對之前鮮為人知的沈筠及其與幕末日本的交往進行了初步的考察：(1)《河野鉄兜と沈浪仙（沈筠）



- の交遊に関する新史料—「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鉄兜筆行草六曲屏風」考》(《姫路獨協大學外國語學部紀要》第 26 號, 2013 年 3 月) (以下簡稱“石 2013”)、(2) 《「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鉄兜筆行草六曲屏風」詩文の著者沈浪仙(沈筠)について》(《姫路獨協大學外國語學部紀要》第 27 號, 2014 年 3 月) (以下簡稱“石 2014a”)、(3) 《清末中國研究日本の先驅者沈筠事蹟攷》(《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4 年第二期, 2014 年 3 月) (以下簡稱“石 2014b”)、(4) 《十九世紀中葉中日地方文人交流秘史鉤沉—浙江乍浦詩人沈浪仙與日本播磨詩人河野鐵兜的交遊》(《日語學習與研究》2015 年第五期, 2015 年 10 月) (以下簡稱“石 2015”)、(5) 《清末浙江文人沈筠與幕末日本—新史料二題》(《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 10 號, 2017 年 3 月) (以下簡稱“石 2017”)。
- 2 就中國國內文獻中有關沈筠的史料而言, 似乎僅有《光緒平湖縣志》對沈筠的簡歷略有涉及。
  - 3 參見“石 2014a”、“石 2014b”。
  - 4 參見“石 2014a”、“石 2014b”。2010 年 12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清代詩文集的集大成叢書《清代詩文集彙編》(全 800 冊) 裡(第 611 冊第 2879 種) 僅收錄了沈筠的《守經堂詩集》十卷(光緒九年刻本)。
  - 5 參閱先師大庭脩教授《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研究叢刊一, 関西大学出版部, 1967 年) 第 197~199 頁、同《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同朋舎出版, 1984 年) 第 391~394 頁、同《漂着船物語—江戸時代の日中交流》(岩波書店, 2001 年) 第 218~226 頁。
  - 6 筆者對日本全國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 檢索的結果顯示, 這七部《乍浦集詠》的收藏機構分別為: 國立公文書館 2 部、東洋文庫 1 部、關西大學圖書館 2 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 部、金城學院大學圖書館 1 部。
  - 7 其後成為日本最初的理學博士、東京大學教授的伊藤圭介出身於尾張藩, 嘉永元年(1848) 初受藩主委託, 從事蘭學等外文書籍的翻譯編纂工作, 在此期間抄錄並刊行了《乍川記事詩》。有關伊藤圭介, 可參閱梅村甚太郎《伊藤圭介先生傳》(三益社, 1927 年) 以及名古屋大學附屬圖書館編輯的伊藤圭介先生生誕 200 年紀念展覽會/講演會圖冊《錦窠図譜の世界—幕末・明治の博物誌—》(2003 年 10 月, 名古屋大學圖書館)。
  - 8 橫山卷(小野湖山) 抄錄的《乍浦集詠鈔》流傳甚廣, 據筆者初步調查, 目前日本至少有十六家圖書館的藏書目錄中顯示收藏有此書。
  - 9 大口勇次郎監修、針谷武志編《向山誠齋雜記 嘉永・安政篇》第三卷 307-331 頁(ゆまに書房, 2001 年)。
  - 10 關於這一方面的情况, 除了前述拙作以外, 亦可參閱德田武(山田梅村と沈筠・賀鏡湖・王克三)、同氏《近世日中文人交流史の研究》(研文出版, 2004 年) 所收。
  - 11 參見“石 2014a”、“石 2014b”。

- <sup>12</sup> 參見“石 2015”。
- <sup>13</sup> 關於落合雙石、廣瀨淡窓、劉石秋の簡歷等可參閱関儀一郎・関義直共編《近世漢學者伝記著作大事典》(井田書店, 1943年)第139頁(落合雙石)、第435-436頁(廣瀨淡窓)、第564頁(劉石秋), 以及竹林貫一編《漢學者伝記集成》(関書院, 1928年)第1118-1123頁(廣瀨淡窓), 平松勘治編《長崎遊學者事典》(溪水社, 1999年)第387頁(落合雙石)、第380頁(廣瀨淡窓)、第383-385頁(劉石秋)。
- <sup>14</sup> 河野鐵兜(1825-1867)出身於播磨國揖東郡網干村(今姫路市網干區)の儒醫之家, 工詩, 被譽為幕末“芳野三絶”之一。本名黹, 字夢吉, 號鐵兜, 又號秀野、錦壇、霽南、祝田、晴南、秀史、秀生等; 因其先祖來自於南海伊豫(今愛媛縣)の望族越智氏, 故又常常自稱“越黹”。屏風最後提到的“越秀野”也是指河野鐵兜。詳細可參閱四屋恒之撰《河野鉄兜伝記》(《鉄兜遺稿》上卷, 白鷗楼 1899年)、田中真治編《鉄兜と其の交友の尺牘》(西播魁新聞社, 1929年)、内海青湖著《詩人河野鉄兜》(龍吟社, 1932年)、竹林貫一編《漢學者伝記集成》(関書院, 1928年)第165-166頁、平松勘治編《長崎遊學者事典》(溪水社, 1999年)第169-170頁。
- <sup>15</sup> 關於谷口與鹿の簡歷以及事蹟參見飛驒人物事典編輯社編《飛驒人物事典》の《歴史人物編》(高山市民時報社, 2000年5月)以及《谷口與鹿墓誌》右1-2行。
- <sup>16</sup> 參見《谷口與鹿墓誌》右3-6行。
- <sup>17</sup> 關於橋本通(橋本香坡)參見《日本人名大事典》第5卷105頁(平凡社, 1979年覆刻版), 《デジタル版 日本人名大辞典+Plus》(講談社, 2015年)。
- <sup>18</sup> 參見“石 2017”。



#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Japanese Sources about Shen Yun, a Native of Zhapu, Zhejiang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Shi Xiaojun

## Abstract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various Japa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some of which have been newly discovere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hen Yun (1802-1862) and the Edo period Japanese scholars.

## 【要旨】

本稿は、清末中国浙江乍浦出身の詩人である沈筠（1802-1862）と幕末日本各地の文人達との交流関係を絞って、日本に散見している関係史料を総合的に考察したものである。

具体的に言えば、考察の対象としては、それぞれ幕末明治初期の出版物に見られる史料（幕末日本に輸入された沈筠『乍浦集詠』や伊藤圭介の『乍川記事詩』、小野湖山の『乍浦集詠鈔』、向山誠齋の『乍浦集詠』などの鈔本）のほか、山田梅村『吾愛吾廬詩』や河野鉄兜『鐵兜遺稿』に見られる沈筠との交流関係史料等、および近年に筆者が新たに確認した実物史料（「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鐵兜筆六曲屏風」、伊丹市の墨染寺にある「谷口與鹿墓誌」）である。